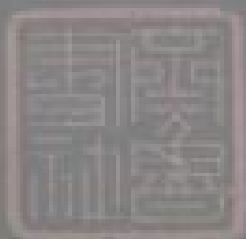


docst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稀見地方志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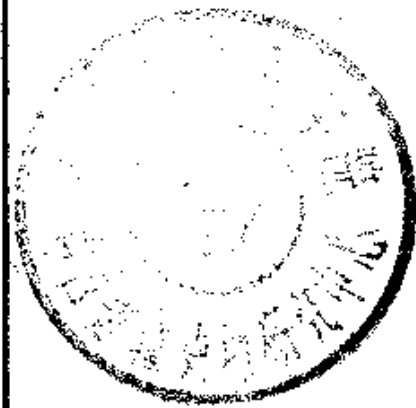
沙彦楷題



稀見地方志提要

沙彦楷題

陈光贻  
齐鲁书社



1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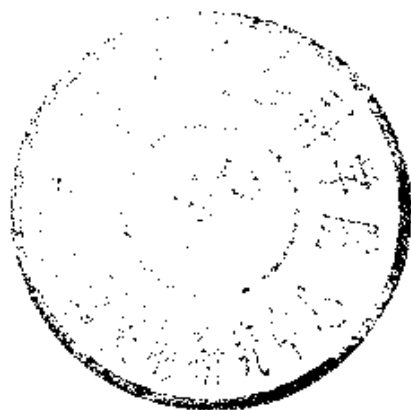
上

K29

# 稀見地方志提要

沙彥楫題

陈 光 贻  
齐 鲁 书 社



1744

下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稀见地方志提要**

(上、下册)

陈光贻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42.75印张 4插页 807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11206·126 定价 9.50 元

## 朱序

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记述一定行政单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情况的综合著述。它是随着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郡县制度的建立而形成和完善的。早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单位已有邑、县之称，其长官在鲁称宰，在晋称大夫，在楚称公。到了战国时期，以郡辖县的郡县制度确定下来；郡有守，县有令，主管民政和军事。秦统一天下，这个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并为尔后两千多年各朝设置郡县制度打下基础。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郡县制度的日益巩固，又为地方志的编纂创造有利的条件。

地方志像其他新事物一样，经过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它详细地记录了一个行政单位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对于天文、气候、地形、地质、水利、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鱼类生长、迁移和灭绝的过程也有所反映。但是，一开始，地方志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充实的，它的体例也并不是那么完整的。后来，由于史地学名著（包括一统志）的编写，地图的测绘，地方文献的出版，特别是

山川志、古迹志、寺院志、物产志、灾异志、风俗志、职官志、选举志、户口志、人物志和文艺志的分别出版，不断充实和提高了地方志的内容和质量；地方志反过来在不同程度上也充实和提高了以上各种专著的内容和质量。

地方志等于地方百科全书，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下来的，有大量的社会资料，也有不少自然资料，反映了各种社会的自然的现象。能不能说它是一门边缘学科呢？我看，这样说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因为它和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在内容方面，甚至体例方面，不是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地方志进行分析研究，利用它和其它古籍，写成许多专著，例如：《鸦片战争资料》《太平天国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近两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①《五百年以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古矿录》②《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方志报矿资料》以及各省有关单位编辑的自然灾害资料等。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几乎每门学科的研究人员为了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都把地方志列入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各种类型的地方志目录和地方文献目录相应地受到重视。不过地方志书目提要则为数有限③，不能更好地满足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高兴地看到，陈光贻同志十余年来精心编写的、极有价值的《中国稀见地方志提要》的

出版。这部书的问世，不能说不是当前史地学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值得纪念的盛事！

现仅就《提要》的内容、体例和参考价值略抒管见如下：

## 一 内容丰富

《提要》著录地方志不下一千一百二十余种，大多属上海图书馆希见之本；仅一统志这一类，就达三十余种，可补历代地理志的不足；其中瞿凤起同志所藏影抄元刻本《大元大一统志》，虽属零简断片，但可据以勘正诸家书目题作《元一统志》之误，为可贵也。至于所收通志、府志、军志、州志、县志、关志、镇志，则以清代县志居多，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个别的虽不以方志命名，例如，《晋疆纪事》实即《河曲县志》之一；其它若明王世贞《哈密志》，未见著录；截至今日，新疆志目得以增加这一新品种，实属幸事。前人所作地方志提要，搜辑之勤能过此书者，殊不多见。

## 二 体例完整

《提要》凡例于各书的取舍和顺序的排列，俱有明确的说明；著录一统志的根据是《荆溪任



氏天春园方志目》<sup>④</sup>，各书排列顺序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但也有按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如军志、关志和镇志<sup>⑤</sup>各以其所在县为主，列于所在县之后，就是明显的例子。

《提要》凡例扼要地叙述了我国历代疆域制度，对于了解地方志命名的由来，历史的渊源，体例的演变，都有参考价值。

不属于地方志的范畴，但能反映湖州特殊史事的《湖阴汗简》和《西吴俚语》之类，也破例收入《提要》，使《提要》的体例严密之中带有灵活性，更为难能可贵。

### 三 参考价值较高

《提要》内容丰富，体例完整，读者不但可以摸清各书书名、卷数、著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也可以了解各书著者的简历<sup>⑥</sup>、有关行政单位的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土特产、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及其著作等。

关于志书所记东林党的活动，太平天国的革命，矿藏的分布以及创造发明的情况，《提要》也给读者以简要的介绍。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科学

技术史的有用的参考书，对于研究我国方志史和编修社会主义地方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真诚盼望，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书店参考《提要》，有计划地选印稀见地方志，供读者参考。六十年代，他们合作编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一百一十多种，在为科研服务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稀见地方志之散见于国内外各图书馆为《提要》所未收者为数尚多。渴望陈光贻同志在有关单位和同志们支持下，积极准备编写《中国稀见地方志提要续编》，为四化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光贻同志问序于余，余为进一言以勉之并以自勗焉。

朱士嘉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于武昌

①竺可桢著。

②章鸿钊编。

③比较著名方志提要，有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截至元代，失传者居多）。瞿宣颖的《方志考稿》，张维的《陇右方志录》《陇右方志录补》，洪焕椿的《浙江地方志考录》。历代公私藏书家书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兼论方志者约二千多条，不到现存方志总数八千多种的四分之

二。洪煥椿、駱兆平和陳光貽同志的原籍都在浙江。他們研習方志歷有年所，成績斐然，十分欽佩！

④這部書實際是瞿宣穎主編的，前有宜興沙彥楷序。瞿又根據一部分天春園的方志編成《方志考稿》。天春園方志后轉讓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任氏名振采，字鳳苞，江蘇荆溪人，荆溪后并入宜興。

⑤這裡所指的是地形險要而有軍事設施的重鎮，而不是指一般市鎮的鎮，兩種鎮志的體例和內容也是各不相同的。

⑥不見于史傳和《中國人名大辭典》者，約有五六百人。

## 瞿序

方志纪载某一地区之历史，自全国总志以至都会郡邑，举凡山川、人物、风俗、物产等等，靡不毕具。但以彼此情况，各自有异，遂有此详彼略，甲重乙轻之分。论其体裁，亦不尽相同，自序、凡例，略举概况，详别著地方志学讲义初稿中。异曲同工，要皆为国史初基，但方志所载，有隐微事迹不见于国史者，有前代人物不列国史者，有特殊史料不尽登国史者，独赖方志以传，其史料价值，可以概见。

方志古无专书，寻根溯源，要以《禹贡》及《周礼·夏官·职方氏》为权舆；晋常璩《华阳国志》，记巴蜀地区事迹，粗具方志之雏形；《隋书》、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地理类所收，大都为形似方志中专题单行者；至宋，方志体例始渐备。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分列十目，取采谨严，择尤雅者始录之，列入总志者祇七，都会郡邑者四十七，而《吴地记》《长安志》《雍录》等入古迹，《桂林风土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会稽三赋》《中华纪闻》等入杂记，倘视作别裁，亦无不可，惟详略重轻之间耳。

方志一门，于群籍中所占数量十不及一，旧藏书家著录无多，至近数十年来，始有方志专目出而闻世，视作创举，由是海内外图书馆咸以网罗方志为重要职志，竞相罗致，书林猝空，遂使价增倍蓰，宋元旧刻，片纸之值，几乎贵及兼金，无法获得原本者，则或乞乎传钞，或代之影印，甚或谋诸胶卷，取而代之，用广其传。

长兴陈光贻先生，专修国学，而于方志致力尤勤。尝承乏武进文献征存社，整理古籍，继至上海图书馆，与共晨夕，每获异书，必持以相视，休沐之暇，辄录其精要。晨书冥写，露纂雪钞，无间寒暑，日积月累，所见寔广，寝馈于斯者盖三十余年矣。乃以其所录者颜之曰《稀见地方志提要》。览其例言，隐隐知其所谓稀见者，则或为版本之罕传，或为笔墨之优异，或为取材之独到。复旁搜广引，以正旧传，如据单学传《钓诸小志》，举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知原稿多至两橱，通行一百三十卷者尚非足本。又据归有光《震川文集》谓：《兴都志》当时以不合圣意，未尝付梓，仅留传钞本，以正著录刻本者之讹。其意至深，固不徒仅仅于流传之不广也。于是择其尤珍者，得一千一百余篇，分列若干卷，将以此为滥觞，异日更以余稿及续见者继之。前贤名著，益得发扬而光大之，良驹得骋，功在伯乐。辱承见爱，每以他山之石见推，属为文以记之，义不敢以不文辞，自惟虽略知版刻，管窥蠡测，恐无益于先生之文，聊贡刍言，就正大雅，亦私幸得附骥云。一九八〇年四月瞿凤起稿。

## 潘序

方志之业，备例于宋而繁衍于清。千载以来，官修私纂，数几及万，駸駸乎囊括寰宇，星罗万象，实史材之宝库，取资无穷，文献足徵，猗欤盛哉。顾历史悠久，流散蓬转，综而理之，殊感难能。吾友朱君士嘉，早岁从事方志之学，徧访国内外公私藏家，分省系目，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得便学者之扞摭。然据目存录，无由深入探索，未履读者之殷求。建国以来，私家所藏，次第俱归公有，全国各图书馆均重视斯业，搜罗日广，而《中国地方志综录》之增补益富。朱君广理旧业，踵成巨编，行将问世，以备观采，足称盛事矣。顾时代更易，体裁不一，而编纂之人，学识时有高下悬殊，内容无覩，精粗莫辨，考镜取资，何由入手？此陈君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之作，庶有裨学者之寻索为不可少也。予与光贻同事上海图书馆，垂三十年，深知其用力之深，审别之精。馆藏地方志盈六千余种，君以休沐余闲，遍览馆藏，每读一志，辄为扼要钩玄，纂录成文，露钞雪纂，阅二十余年，成提要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举地方总志一卷冠首，全国地方要典，约略可具。读君序例，溯源穷流，有条不紊，非沉酣于斯学者，曷能臻此？

深慚寡昧于茲专门之学，乌献无能。承命綴言简末，附驥留名，未尝不重自愧也。君书杀青有日，而孜孜兀兀，廣续攸待，用当摩挲老眼，更观厥成焉。一九八〇年四月潘景郑谨识。

## 自序

方志其曷昉乎，始肇于《周礼》，《周官》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若《晋乘》，《楚耨机》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自秦兼并四海分郡邑，汉因秦制置州县，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汉自张禹属朱贡条记风俗，始有方域记。东汉有《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其初惟扬明耆猷，渐而方物有传。然一事一篇，而未集成一书也。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其书犹存，观其体例，有似今之方志焉。然其为偏方割据，纪载一国之全史，不可视为方志之肇端耳。自刘宋迄隋唐，记山川郡邑之书有志、乘、记、谱、编、录、图经、事类等名，于是方志之名始立，而不过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及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兼及古迹，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又增人物、艺文。后来修郡县志皆仿其例，故自宋以后方志体例臻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载。其名称曰志，或曰记，实兼及图经、录、乘，至是方志渐符史体矣。元、明方志，大抵承宋志体例。元始置



行中书省，明有布政司，掌管一省事，自明以来，乃有一省之通志。其时关镇军、兵备道诸武官，亦著书侈谈地理形势、疆场城塞、兵马台粮之事，而有关镇军卫所之志。明、清职方制，设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诸级，各有修志，其记载有区分，而体裁大抵相似，事无巨细，无不述焉。王士禛谓：「《汉中市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史书之所无，有溢于史例之外矣。虽不免踵事增华，末大于本，若非妄谈，乃可以补史书之不足也。

盖论历代纂修方志得失，以纆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书，说地理者多矣。或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竟为新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载者，今其书渺不可求，亦无从窥其体例也。自宋迄元、明、清之方志存者尚多，犹可考其纂修因革之源流。宋自祥符中诏天下修图经，授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兼述人物、艺文，体例庞浩，周濂《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为尤著者也。元修方志，以宋志为法，纪载增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述及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录以碑碣，袁楠《延祐四明志》，记及水利。均增益备，叙述简括，深有体要，可与宋人颉颃也。明修方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康海《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韩邦靖《朝邑县志》，则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约其文辞，治其烦重。故文省而事不漏，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且叙次点缀，若有余间，竟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论二公之书者，称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又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朝邑志》笔墨疏宕，取法《史记》。」其后修方志者，莫不以《史》《汉》为圭臬，因而多奉康、韩为宗矣。清修方志，于乾嘉时最盛；如戴震、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辈，以修志应繁，终年载笔。其所纂之志多征博引，致无一字不著来历，戴震甚谓：「志以考沿革，但悉心于地理，则志事已竟。」其时章学诚驳以修志，专事沿革，则偏而不全。由是修志家致生二说，互持论评。后人称戴震等为考据派，章学诚为撰著派。学诚修志，实承康、韩，以著述为旨，以史法为例。其尝言曰：「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须立三家之学。」三家之学者，章学诚所订《方志立三书议》也。余谓学诚修志，以史法为例胜。康、韩修志，以《史》《汉》之文胜。康、韩之书，辞约而事不漏，简核尔雅。学诚以史例为骨，体大空疏。其所拟《湖北通志》例，体裁庞浩，则文繁事复，终不免后世议其缺失也。岂其定例，剪裁之技虽工，而修辞炉炼之功不足哉欤？终不若考据家如钱大昕、洪亮吉辈，勒成诸志，开卷井然，事详词畅。其后李兆洛、俞樾辈继为有名，而学诚之学，则无后继者也。

方志之书，见载于史书艺文志者，始于《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新元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列于地理类，未有别立方志一门。《清史稿·艺文志》地理类有都会郡县之属，载方志三百五十六种，大抵为官修之志也。而《千顷堂书目》

所收方志，有一千六百多种，《古今图书集成》内录方志，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可知方志卷帙之浩繁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执事者于方志，厌其芜滥者多，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仅收四十七种，又杂志及存目一百数十种。考方志之载于公私书目，而独立一门者，始自《通志·艺文略》地理类，有郡邑之属，图经之属。《国史经籍志》地理类，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目》地理类有方州志一门，《澹生堂藏书谱》图书类有省会通志、郡邑志二门。迄清末缪荃孙编《学部方志目》，始有方志专目之书，瞿宣颖撰《方志考稿》，又有提要之作。自后数十年间，方志目录之书多矣。或为考索存秩，或为著录藏书，竟为新异。近人朱士嘉汇集全国今存方志，编为《中国地方志综录》，共有七八千种。

观今存方志，由于编纂者之学识参差不齐，往往高下悬殊，故其书有纯有拙。然大率芜滥者多，纯于史法者少；要不失为可备考之资料，即使有芜滥之偏，亦皆足以参考也。举凡方志中省府州县之建置沿革，职官典制，风俗物产，农业水利，人物艺文之类，由于各级方志纂辑之时，因地近知征而易核，故能迹真翔实。虽其有详有略，或核或谬，则擷信实，弃虚构，皆可以为当世建设所致用也。清初顾祖禹纂《读史方輿纪要》，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府县方志，凡一国之疆域山川郡邑形势、典章制度、风俗物产、屯田赋役、战守成败、兵马刍粮之事，及河漕堤塘水利之兴废，皆究厥本源，汇于一书，可以详其利病之所在者也。由是后

来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可备考之资料。其初则用之于考证经史，及国家经济利病之所在，如朱彝尊《日下旧闻》，钱大昕《辽史拾遗》，陆心源《宋史翼》，间亦取材于方志。陈垣专取材于《至顺镇江志》，作《元也里可温考》，张星烺援引闽、粤方志，成《斐律宾李马奔之真人考》，沙彦楷以宋、元、明方志所列秦、汉古舆图，考定《禹贡》三江源委，作《江湖五考》一书。由是世之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经史所未载之史料焉。方志中非惟蕴有丰富之史料，其于天文地理经济等资料，亦蕴藏丰富，尤为经史之书所无焉，则正待后来者之所启发耳。近来学者，为国家建设所需之资料，对方志颇注意，方志目录之编辑，不下数百种，方志资料之纂录，亦在兴起。至于考方志资料之真伪，述山川郡邑形势之扼要，物产矿藏之所在，以及历代方志体裁之因革，则未有作者。惟瞿氏《方志考》，仅成六篇，述及八省，只考修志源委，论纂辑工拙，且其所录多为习见之书。又观今公私藏家所编方志目录，仅著书名卷数撰人版本而已，且以书名不似方志之地志书，往往摭弃不录。以故余久有志于方志提要之作。提要则可以概述一书之内容，至于山川郡邑古今之沿革，一郡一邑物产之所著名者，以及历来方志体裁之因革，与夫修志者，手裁之优劣，皆可简括而说明之。然方志卷帙繁浩，势难尽录，固非一人一手之所能为。然观古人著书，贯彻始终而成一家之言，亦非众手之所能作也。且余才疏学浅，虽蓄有此志，自付不免狂妄。惟以有志竟成之教为愿，不惜劬劳，不稽及时刻，公退之暇，每阅稀见之方志及著名志

书，摘其书内核要，先于上海地区公私藏家，录得几百十种，著成提要。复又征求于外地，北至北京，南至天一，近在苏、宁、杭、嘉诸地，亲往访书，如此历二十余年。余于方志之学亦略有所知。著成提要约计一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首一卷，名曰《稀见地方志提要》。

《稀见地方志提要》虽未尽收今存之志书，而每省之通都名郡邑，则绝少遗弃，尤于书名不似方志，诸家目录遗漏者、稀见者，《提要》著录之。历代方志体裁及各级地区之方志，《提要》皆无遗漏，例如侨立志书、编年体地志、纪事本末体地志、赋体地志、骈俪文地志等，今行诸家方志目录，不辨方志体裁，大抵摭弃不录，《提要》则每一志类，每一体裁，皆有著录，可以考见历代方志之变革焉，于《提要》之《例言》一一详述说明。至于宋、元、明有名之方志虽存者不多，前人已作提要考证者，而今毋须作补正者，《提要》不再尽数著录矣。《提要》于方志书中内容资料，只能撮其核要，以资阅者。至于资料之真伪，核实虚妄之辨别，则赖各业专家自行考证。然于方志中虽一图一表，《提要》作者视为可撮取者录之。例如，顺治《河内县志》卷前列《大禹覃怀底绩图》，乾隆《宜川县志》之《壶口古图》，嘉靖《徽州府志》列秦、汉朝郡古图，表如《建康表》之例。又如历代疆理之制，清有分县，而不列职方之制，惟行于甘肃一省，穷僻之邑。而宝山分县《江东志稿》，初稿始于乾隆时，乃知毗连松、沪繁富之区，亦有分县，非惟限于甘肃一省焉。《宣统泰州志稿》详载商会农会之创设开始，清代有此制矣。至于物

产之变迁，方志每载唐、宋、元、明、清时矿冶之业，而稀有金属之蕴藏，前人未知此学，方志记蕴地生物之状况，可以推测焉。如《长兴县志》记乌瞻山，乌过其地，必高飞俯首，昔有道士炼丹于此。又如光绪《苗栗县志》物产类附《潢案》一篇，记光绪丙子，募西士为工师，设机械开井炼油，而与西士争讼之事。成化《湖州府志》载，绢绉绫纱，惟郡城中织之，其外具无。考清代湖绉，机杼之家，偏于村野，而反郡城中则无织绉之家。此乃工业集中于城，或分散于乡之变迁也。成化《府志》又载「笔出归安县之善琚村，昔有冯应科、陆颖，皆善制笔，近时王古用所制亦妙」。而近二三百年来，则推郡城之王一品所著最佳，以此可考古今商品之变迁也。兹序言略举此数端，以见稀见方志，有不易征之资料存也。陈光贻记。

## 例言

一、吾國自漢魏以來，說地理者多矣。以審乎天下形勢，而視乎山川之脈絡，關乎都邑。由是撰述方志，竟為新異矣。自宋以來，猶存方志之書，不下萬種。然不出于官修、私纂二類，体裁亦各殊。皆可以考鏡列代州域之形勢、山川之脈絡、貨物之所產，以及采獲旧聞古迹，莫詳于此。然其書体裁因革，紀載疆理，历代不同，非以目錄可以注明之，惟作提要可以述其因革之變，綜其源委之所由。而方志卷帙浩繁，不勝盡錄，只可擇其版本稀見，與定例筆墨之优异，或取材之独到，為方志之重要者錄之，本書取名曰《稀見地方志提要》。

一、清雍正時蘇州府學教授儲元升有言曰：「地志有四，曰一統志，曰通志，曰府志，曰縣志。就其中惟縣志為地未甚廣，紀載較詳。」儲氏所舉，不過方志體類中十之二三耳。如關、鎮、軍、道、衛、所諸武官亦皆修志，鹽井鹽場，有提舉所修之志，土司司所，有土司所修之志，乡镇有村鎮之志。或其書以山川島嶼地域等名者，而記一方一域之疆域、山川、天文、歷史、經濟、人物、藝文者，亦為方志耳。計其種類，有一統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縣



志、关镇军志、道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盐井盐场志、乡镇志、乡土志、侨置志等，兹分述如下：

一统志即总志，是为一国之志，综录一国郡县志书而成也。唐《元和郡县图志》，体裁宏备，《四库全书》列于地志之首，郡县修志，必用其体例，方志体裁，亦臻完备，总志方志遂密切相关矣。总志规范，为一国疆理之制，方志规范，为一省一郡一县之疆域，欲明一省一郡一县之疆域，焉可不明一国之疆理乎，本书故列总志于卷首。总志为记一国地理之书，其编纂因各取所需，或专载舆图，或专记舆地、山川，或专述天时、物产、胜迹，或记寰宇通衢，或为商贾游览之所用。其书为载一国疆域者，本书皆择要著录。

通志亦称省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其大抵始于明时。宋有路图经、路会要，清人之《满洲源流考》《柳边记略》《吉林外记》《黑龙江外记》《蒙古地志》等，亦皆为记一省事物之书也。省之设，盖自元置行中书省始，明、清之布政司，亦管理一省之行政。通志则为明、清时巡抚或布政使所修，而执笔者，大抵为学政，亦有出于总管二省之总督所主修者也。如《盛京通志》，为盛京府尹所修之志，而统记关外今三省地域。因清于光绪前关外未设行省，仍其旧制，以盛京昂邦章京所管辖焉，故盛京修志，亦称通志。

府志，或称郡志，是为知府主修之书。府之由来，唐制大州曰府，隶于道。宋制隶于路，元

制隶于行中书省，府下隶于道或路，明、清隶于布政司。而明制以应天、凤阳、顺天三府直隶南北两京，清初亦以盛京、顺天直隶京师，设官称曰府尹。府尹所修府志，其大抵用都会志例，与知府所修府志有异。又私纂之郡府志书，与官修府志体例不一，如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名异体殊，不过记一郡之人物掌故耳。

州志，是为知州所修之志，元、明、清制，以邑之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州隶于府，亦有隶于道于省，或领县，或不领县。盖州之名，由来远矣，古之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此尧时之九州也，舜增为十二州，犹今之一省。秦并诸侯置郡邑，魏晋六朝均设州，统辖郡邑。隋初罢郡置州，后又罢州置郡。唐初改郡为州，后又改州为郡，唐、宋之制，置州犹如明、清之一府也。

厅志，始于清代。清制，府以下设厅。厅分直厅、散厅之别，皆设同知或通判之官，以理厅事，直厅如同州县属于府，散厅则为府之分出，其大抵置于地方特殊之区域，专管一种政务，如盐茶厅等是焉。而厅不领县。按《大清会典》：「凡抚民同知通判，理民同知通判，有专管地方者为厅。其无专管地方之同知通判，是为府佐貳。」

县志，为记一邑事物之书。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至下焉，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为省府修志所取材焉，故县志为地方志之基础。设县之制，周时已有之矣，自秦以郡统县，历代相因。

明、清制，县属于府，或属于州；民国初，县属于道，道废，直属于省。方志以县志为最多，体裁亦于县志为最繁，总其类，有官修与私纂二种。如《凤阳新书》，因凤阳为明太祖「沐邑」，出于京兆知县所修，其体裁仿都会志例。如《曲阜县志》，曲阜为孔子之乡，为孔氏世袭知县所修，重于孔氏世系，体裁与他邑县志不同。又如《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是为分县志书；分县始于清代，以大县僻壤之区分设，置官不设知县，以县丞专理县政，故分县志亦称县丞志。清代分县之制，未见明规典则，而甘肃一省，有分县凡九，江苏亦有宝山之江东分县。

关镇军志，关镇唐宋称军。《通考》曰：「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宋有《广德军图经》。关镇有志，大概始于明。是时布政使诸官，修有一省之通志，由是关镇守将亦著书记其戍地。其书所述，则重于疆场城塞、兵马刍粮，用以察边情、定战守之策。兼述及其戍地之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而宋称图经，关镇军志必载详细之舆图也。

道志，出于分守道，或兵备道所修。分守道所修者，有同于省郡之志，兵备道所修者，则犹如关镇军志。明、清制，以分一省为数道，则因事而设，置废无常。

卫所志，始于明。明初立军卫法度，天下要害之地，连郡者设卫，卫以下设所。《明史·兵志》曰：「明于武功定天下，自京师达于郡邑，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清因明制，亦设卫所。卫所有专志，如《金山卫志》《蒲岐所志》是也。

土司司所志，明时已有之矣。《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录《大渡河土千户所志》《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志》，皆修成于明时，今犹可考见。土司之制，由来极久，唐、宋有「羁縻」州，尚未通于典属。元设有「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则已明规官制。明、清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凡羌、番、苗、瑶诸族聚居之处，皆设土司之官世掌之。如宣慰、宣抚、长官等司，与指挥使司，千户百户，是为武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及州判、吏目等，是为文职。总称曰土司，《明史》有《土司传》。土司有所领司所之志，书中兼记其家世渊源也。

盐井盐场志。盐井志则独见于云南一省，云南有盐井凡九，以黑、白、浪三井最有名，皆有盐井志。盐井自元朝始设官专理盐务。明置提举司，兼理民刑政务，其职所司与知州等。清因之，康熙时修一统志，征天下府、州、厅、县志书。是时云南黑盐井提举沈懋价，以为盐井之制，与州县同，不可无志，乃修《黑盐井志》以呈，盐井有志自此始焉。盐井志记盐务以外，兼述天文、地舆、古迹、物产、风俗、衙署、学校、祀典、人物、艺文，同于州县志之体例也。盐场设于沿海之地，明、清制，与盐井同在职方之属，如江苏《小海场新志》，盐场志焉，按其书所载，设官称场司，与知县同，其场盐课直属于布政司，田赋则隶于泰州。

乡镇志。乡镇之有志，由来久远矣。古为记山川故实之记，或以乡镇之名名其书，或以山川

之名名其书。梁吴均《入东记》，以乡名也，宋常棠《潞水志》，以川名也。明、清之际，江南私家纂乡镇志最多，有称乡志、镇志、村志、里志、场志、团志、坊志等。亦有以湖沼岛屿之名，名其书焉。如《具区志》、《分湖志》述及江浙二省郡邑，而不记城厢，亦乡镇志之体类耳。其书与山水志颇难分别，以重在记地方故实者，本书著录之，如《语溪新记》、《湖阴汗简》、《海珠记》、《小琉球漫志》等书，虽以湖沼岛屿之名名书，其实记地方故实之书，且稀见也。夫乡镇之制，由来古远，《周礼》有六乡，秦制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镇之名，其大概始于宋，而有别于关镇之镇者。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后改为镇，镇有镇将。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亦为镇，或以官监之。而明清制，乡镇属于县。

乡土志，始于清末预立宪法，用以观察民俗，乃征各省府州县编纂。辛亥后流布民间，及辛亥后编纂者，约计有五百多种，或称乡土教科书，亦有仍称县志者，如《明江县志》，为乡土志编例也。其书大抵从速编纂，草率成编，无一定编例，记一郡一邑之概要而已。溯其源委，清末仿泰西学校有乡土科，而编乡土教科书。然考明时杨循吉纂《苏州府志纂修略》，清周凯纂《襄阳必告录》，揆其义，与乡土志颇相似，盖亦自有由来耶？

侨立志。侨立之制，始于东晋永嘉南渡，而仍以旧壤名，侨置郡邑。考其侨立之名，又称侨置。《晋书·地理志》云：「自中原离乱，遗黎南渡，并侨置司牧，非旧土也。」又《隋书·食

《货志》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唐书·艺文志》及宋以来书目，载有侨立志，而今无一全存，无从窥其体例焉。推探其例，必无土著、土产。本书仅著录辑佚两种，聊存管见。

方志有如上几种体类，本书皆有著录。如上体类以外之书，其确实纪述地方事物，同于方志性质者，用《四库全书》收《满洲源流考》，列于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之例，本书亦有著录，如著录《八旗通志》于辽宁省。

一、方志体类，有如上之多，其编纂体裁，采用文体，与史书体裁与修辞之发展相似，惟方志体裁，多于史书。计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杂记体、传记体、辑录体、术数体、赋体、骈俪文体、诗体等类。

纪传体。方志之具纪传体裁者，自《元和郡县志》后，郡邑修志皆仿其例，方志体裁渐符「正史」之体矣。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有云：「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其说是以志、掌故、文征三者为方志体例之三大纲，以三大纲之义，再分立细目，则变化无穷焉。如章氏所纂《永清县志》，分纪、表、图、考、略、传六大类，下各再分细目，本立三书之义，体例最完备之志书，即余所谓纪传体裁之方志也。此类方志，为今存方志之极大部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编年体。编年方志，昉于明嘉靖初，长兴知县黄光升修《长兴县志》二卷，嘉靖间颜木纂《随州志》二卷，崇祯时龚策纂《武进县志》二卷，皆体用编年。今惟《随州志》犹存。《四库全书提要·地理类存目》著录，谓《随州志》云：「编年之例，全仿《春秋》，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乡会试，贡大学者，案年纪载，皆地志未有之例也。」清雍正时缺名纂《临胸编年录》七卷，文长事繁，邑之沿革古迹、职官选举、灾祥杂事，皆按年编载，凡四千四百二十三年。

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方志，始于明正德时，康海纂修《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同时韩邦靖纂《朝邑县志》二卷，虽宏纲细目，仍一事一篇，联贯不漏，行文无局促束缚之迹，邑事物本末具备矣。是后修郡县志者，莫不以康、韩为宗，自宋以来修志用纪传体裁之例，几被推翻。而摹拟者虽多，能纯其法者少。惟马天驥纂修《晋疆纪事》（即《河曲县志》），颇能似之矣。清冯甦《滇考》二卷，记云南沿革旧事，治乱大端。凡三十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绪分明，《四库全书》列入记事本末类。《四库》所收记事本末之地志甚多，有一事一体者，有诸事一体者。

杂记体。凡一事一篇之方志，全书事迹及行文气势，首尾不能通贯者，不可视为记事本末体裁，只可称为杂记体。如史家之杂史、小说短篇之类耳。例如明郭秉之《酉阳正俎》是也。



传记体。凡以郡邑之人物传记别成一书者，则为传记体方志。此例由来已久，东汉之《汝南先贤》《襄阳耆旧》诸传，为其源也。《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载唐稷《清源人物志》；明宋濂纂《浦江人物志》，亦称《浦江图经》；《地方志综录》所收何三畏之《云间志略》，亦为传记体裁耳。

辑录体。辑录体志书，类似史抄之例。选录有关郡邑事物之文，汇成一书，而不自述一辞者是也。其始于明嘉靖间沈敕辑《荆溪外记》二十五卷，凡山川、区域、城郭、土田、人官、物产之类，包罗揆叙。其例首列艺文，为地志未有之体。又辑周处《风土记》，而开方志辑佚之风。清朱绪曾辑《昌国典詠》十卷，乃博采宋、元、四明志乘及《昌国州图志》之文，凡二百四篇，汇成舟山掌故之集。周广业辑《洞川志钞》，汇辑广德州历修州县志之序例小序也。杨光蕤《琼志撮录》，辑琼州府志之撮要也。

术数体。为术数地理学者所纂之志书也。不外乎阴阳五行，生剋制化之说，以其义而定其志例。考其源，始于明嘉靖时陈秉纂《广平府志》，所定志例，分经纬二集，有一图、三表、十二纪。卷前有汪廷吉序，说明志例云：「经纬者，两仪之象也；一图者，太极之体也；三表者，效三才也；十二纪者，十二时也。对待有相配之体，禅继有相生之序。史氏曰斯可以志矣。」又云：「天有太极、两仪、三才、十二时，而不外乎一元之运。」《广平志》是举一例，考古人撰